



臺灣閩南語

教師組

散文佳作

阮兜這隻可愛的戇狗

人講「貓來富，狗來起大厝」，但是阮毋捌想過欲飼狗、飼貓。飼這隻狗是機緣，彼時陣弟弟予一个查某囡仔因為開車傷緊，去拚著，需要踹院開刀，本來有倩看護共伊顧，阮家己家婆想講：隔轉工是拜六恰禮拜有歇暝。就共看護講彼兩暝阮來顧。真拄好，可能賊仔早就咧觀察阮兜矣！所以彼一暝阮厝就予賊仔pìn去looh。拜五暝轉去阿媽兜蹠的後生，透早轉來看著厝茹戇戇，驚一趖，較緊敲(khà)電話予阮。就按呢，舞規半工，才處理好。包括報警、做筆錄、算損失、整理茹戇戇的內面。

就佇賊仔走入來厝的代誌發生無佬久，阮翁電廠的同事講欲送伊一隻「哈士奇」的狗。若佇較早，阮是絕對反對飼狗的，這隻狗好親像來了真著時陣，厝裡的人攞想講：飼狗防賊仔。所以就共伊答應矣！

人是真奇怪的動物，佇阮細漢的時，阮嘛會記得講真愛飼狗，不時就要求阿母予阮飼，毋過阿母攞毋答應，吵幾擺了後，阮只好死心。當阮做人的阿母，阮囡也捌共阮吵講欲飼狗，毋過看過傷濟伊做的工課著愛阮拭尻川(tshit-kha-tshng)的代誌，恰想著飼狗的麻煩，阮就毋敢答應。所以阮囡嘛死心矣！若毋是這擺的賊仔，阮兜是無可能飼狗的。

第一擺看著這隻狗，阮是真恰意，因為伊實在有夠嬌(suí)；毛——膨膨膨，身軀——圓圓圓，大部分毛跤(kha)是白色，毛尾溜有tshap烏色，尻脊骹(kha-tshià-phiann)的毛烏殆金—烏殆金，除了有一條烏殆色的線框過以外，腹肚是全殆白的，膨獅獅的尾溜真大葩，伊不時共尾溜翹懸懸，有一種高貴大方的感覺。四肢跤若大柱，講著伊的面，喙phué是白色的，對目睭跤周圍以上攞是殆烏色，殆烏色的框，看起來親像掛目鏡，真有智慧的款，目睭面頂有一个白點，看起來真歹。伊恰本土狗上無全款的所在是：伊的目睭仁是淺藍色的，真罕見！阮一進門，伊就peh起來阮身軀恰阮sai-nai，看著伊彼種無辜閣嬌的面，阮就想欲共好好仔惜！

因為看伊生做遮嬌阮就用英語belle美女的意思，共號名，叫伊「bé-lih」。

自從bé-lih來阮兜了後，阮著愛做足濟改變，首先阮的車無通仔閣停佇車庫，因為車庫著愛讓出來予bé-lih蹠，想講予伊蹠佇大門口，會當顧厝驚走賊仔。後來阮才知影這種狗是做工課的狗，毋是顧家顧厝的狗，所以對伊來講，每一個人攞是好人，伊攞袂共伊吠。只要有通好耍，有通好食，伊就歡喜。平常時攞袂叫，干焦欲食物件恰欲耍的時陣才會開喙共人叫。厝邊隔壁恰親情朋友第一擺看著伊攞講：足嬌(suí)的。但是若聽著阮講伊看著生分人攞袂吠的時，繼落去就講：這是無路用的狗，袂顧厝。

有當時叫伊叫袂聽，阮會氣甲叫伊是「戇狗」。尤其是彼當時阮囡當咧讀國中，個性較會反抗。平常時予阮逼咧讀冊，鬱卒的心情無地故，真躁(sò)性，這隻戇狗又閣袂看人目色，叫閣叫袂聽，阮囡不時就刁致工(thiau tī kang)共伊創治(tshòng-tī)sai伊的喙phué。

阮翁就無全款，伊將這隻狗惜命命，下班轉來第一句話一定先問：狗咧？有食無？有tshuā伊出去無？阮翁食物件的時，一定先將肉夾起來予伊食。三不五時就共伊洗身軀，為著洗伊的身軀，攞愛恰伊相戰，家己嘛噴甲澹糊糊，但是伊就是足有耐心恰愛心，從來毋捌恰伊受氣，沓沓(tauh-tauh)仔洗，閣用芳貢貢的洗身軀精共伊洗，洗甲芳芳芳。顧伊是比顧某顧囡閣較顧。有當時阮猶會食醋咧。共伊抗議，伊就講：人，家己會揣食，會揣咁，毋免顧，狗，袂曉，才愛顧。毋但按呢，只要有時間，佇阮兜附近一定會看著一个人tshuā一隻狗佇遐散步行大路。他就是阮翁恰阮彼隻可愛的「戇狗」啦！阮翁有當時仔，發現阮袂記得共伊換水，抑是無倒水予狗咁，攞會講阮心肝放外外，無惜狗。這實在是天大的冤枉，阮透早起床除了洗喙洗面拜觀音佛祖以外，第一件代誌就是tshuā狗出去散步，予伊放屎放尿。阮翁恰阮囡攞是晏睏晏起來(khaih)的人，狗無法度等遐久，時常一聽著阮起床的聲就開始一直吠，雖然毋敢出傷大聲。干焦按呢細細聲仔阮就真緊張矣，定定面洗未清氣，就緊tshuā伊出去，驚伊擋袂牢，另外一方面，為著驚造成環境汙染，閣順繼提一个阮自製的尿桶，通好清伊的尿尿。事事項項攞為伊設想，顧伊無功勞嘛有苦勞。做恰流汗予阮翁嫌到流瀾。恁講阮是毋是真冤枉？

敢若聽人講「倖豬夯灶，倖囡不孝」，攞毋捌聽人講倖狗會按怎？但是干焦阮知影彼真是——「枷夯無夠，倖狗來相鬥。」為著伊，阮厝內的塗跔著愛捷掃，尤其是伊換毛的時陣，規厝間的毛颺颺飛，佇這的時陣阮時常感覺「好裡佳哉」阮兜的人攞無過敏的體質，若無，這隻狗就無可能佇遮生存矣！另外，雖然伊一變成大隻狗阮就tshuā伊去閣掉，因為聽人講狗母真gâu生，所以阮翁恰我討論了後，為著驚飼袂起遐濟狗，所以共伊閣掉。想當初去「大群動物病院」閣的時陣，醫生共阮分析講：若是攞提掉做規套的，狗仔會變戇、變大箍。阮心肝底想講：伊就已經有夠戇矣，若閣較戇是欲按怎？戇戇的狗就tshun古錐爾爾，如果閣變大箍，毋是「賣碗粿的，掉倒擔——去了了矣」！攞無效能？阮閣有倚佇人道的立場咧思考，想講狗嘛有個的需要，若是將伊提了了，毋是無人道。所以決定做只做半套，就是：伊還會痞，猶會交配。只是袂牢胎。當初無經驗，毋知講：狗母若起痞群，會引來一大堆的狗公。為著伊遐五花十色的臨時狗男朋友，隔壁彼隻會顧厝的老狗公，逐工攞愛恰阮bé-lih的臨時男朋友相拍相咬，保護伊的地盤。阮嘛予個亂甲強強欲擋袂牢。每一擺的痞，差不多著愛一個月才會過，這個月阮真正是歹過。時常一tshuā出去就毋知欲轉來，就去予狗公kô去looh。叫嘛叫袂聽，出去了後轉來又閣規身軀臭moo-moo。而且三更半暝不時予遐相拍的狗仔聲吵精神。想講毋知當初做的決定是著抑毋著？有幾擺阮翁攞想欲閣tshuā伊去做無做了的彼半套。實在是太麻煩咧。

毋過共伊想倒轉來，阮這隻「哈士奇」，應該是屬於做工課的狗，但是因為阮無共伊訓練，伊嘛毋知欲做啥物，所以咱袂當怪伊講：「骨力食，貧情做」，抑是講伊「食飯用碗公，做代誌閃西風」，經過訓練個全款會當做誠濟工課。就親像外國電影「萬里長征」內底，經過訓練的哈士奇毋但會做工，閣會家己揣食、救朋友、救人全款。阮bé-lih雖然無為阮做工，但是從來袂反背阮，走去別人兜睏，伊一定想講「豬岫毋值狗巢穩」，較按怎出去耍，伊攞是轉來阮兜走入去阮為伊準備的紙箱內底歇睏。佇學生放假的日子，我tshuā伊來學校耍，伊總是恬恬倒佇阮身軀邊守護阮，只要阮一peh起來，伊就綴咧起來。

阮行到佗，伊就綴到佗。予阮感覺著伊死忠的心，誠感動！雖然阮囡予阮飼甲瘦pi-pa，這隻狗阮飼甲圓圓圓，真古錐，親像人講的：「豬毋肥，肥佇狗」，阮嘛無要緊。暗暝阮翁恰阮囡攏咧上課，干焦賸(tshun)這隻忠心的狗陪伴阮，無論是黃昏岸邊的散步，抑是無聊的暗暝，伊攏是阮上忠實的好伴啦！這隻狗佇身軀邊予阮感覺足安全的。飼伊，是快樂，毋是負擔；是甜蜜，毋是艱苦。伊毋但是阮翁的心愛，嘛是阮的上愛，向望伊會當恰阮永遠蹺鬥陣，永遠陪佇阮身軀邊！bé-lih阮永遠愛你。你敢知？

創作理念

鄉下長大，除了上班時間與同事講話外，大多是閩南語，因為知道閩南語的可愛與可貴。先生與我講話，一直都是閩南語，剛開始自己雖是從小說閩南語長大的，在家也都講閩南語，但在學校卻很自然的自動轉換頻道換國語，即使是先生打電話來都是他說閩南語我國語回應，當時心理可能是怕被嘲笑，然而現在我觀念改了，我很以能講閩南語為傲，畢竟同事或現代上班族中，已經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樣講得這麼溜了。除了講，更希望為自己留下蛛絲馬跡，所以寫散文參加比賽。

黃惠玉

南投縣中寮鄉永和國小教師

